

对峙中的嬗变与和解

◎ 李墨波

张艺谋心中的那些武侠故事总是伴着雨。雨下起来,画面便淋漓好看,江山一片苍茫,光影在雨滴上闪烁,人性在潮湿中畸变。

水为阴,水至柔,然柔能克刚。境州作为替身,为影,亦为阴,阴最终化而为阳。境州初为小白,一心回乡,心无杂念,然而白亦可变黑。

这是一个关于替身逆袭、人性沦陷的故事。境州作为替身,被不断推向前台,推向权力争斗的漩涡。在这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中,无论是都督还是沛王,都兵行险着,尽显杀机,境州像棋盘上一枚过河卒子,为了生存,只能向前,不能后退,他一步步从别人的影子中走出来,走向舞台中央,走向权力的高峰。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人性的沦陷,在权力的博弈中一步步黑化。

柔能克刚,阴能胜阳,然而,白亦可变黑,有得亦会有失,这是电影传递出的辩证之道。山与水,光与影,主与从,真与假,强与弱,刚与柔,黑与白,胜与败,得与失,无论是具体的武术招数,还是整体的故事格局,张艺谋都试图构成阴阳两极,在对峙中相生相克,彼此转化,从而体现出中国的哲学思维。

整部电影叙事从容,章法有度,利用替身这一身份设置,营造出较强的戏剧张力。在一些具体情节设置上,导演以开放式的设定,给了故事多种可能性,比如到底是谁杀了境州的母亲?结尾孙俪嘶吼着跑向大门,当她打开门的一瞬,她看到的是什么,她将如何抉择?是说出真相还是安心做都督夫

看完张艺谋的新作《影》,有点郁郁寡欢,心中仿佛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,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虽然满眼是雨雾笼罩的水墨画,视觉冲击无可挑剔,但透过画面,传导出来的是阴森恐怖的深恶阴谋和阴鸷残暴的人性之恶,就连那个貌似“寻求正义”的男主影子,在深重的压抑下,把展现人性光辉的可能性也屏蔽了。

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,是张艺谋一生崇敬的偶像,这部《影》,或许正是张艺谋向黑泽明《影子武士》的致敬之作。但价值观的偏差,变成了“失败的致敬”。黑泽明的武士精神,在张艺谋的《影》中变成了流氓精神。不择手段的阴险伎俩,没有底线的疯狂杀戮,哪有“审美”的对象,皆是丑陋的流氓!

此刻,我念兹在兹的是这样的疑问:对于张艺谋来说,能够掌握巨额资金大玩特玩拿手的摄影技术,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?此前,他的很多电影,拍成了“升级版印象系列”,用人海战术勾勒宏伟画面,登峰造极,无人能及;加之他对摄像机的调度,把一个摄影师的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。眼前的这部《影》,故事讲得比前几部要好些,可是真正的亮点还是画面:没完没了的淫雨滂沱,神秘莫测的阴阳八卦,变化多端的兵器对决……营造这样的构图,想必花了很多银子,可是,他想传达什么呢?除了把故事讲得充满悬念,难道就没有一个基本态度么?

是的,我在乎的是“基本态度”。无论你是臆想的三国故事还是复杂的阴谋连环套,你总得通过角色,承载起导

人甚至是国君的女人?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,欲望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难题。

张艺谋、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曾是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宾,屡有斩获,但是进入市场后,他们纷纷转型,市场不认可剑走偏锋,如何讲好故事成了大导演们避不开的一堂必修课。然而讲故事恰是他们的弱项,从《无极》引发群嘲,到《十面埋伏》引发笑场,大导们也曾败走麦城。事实证明,老老实实讲好故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,早年落下的课,迟早要补上。好在张艺谋愈挫愈勇,未曾停下探索和学习脚步,他的名声和资源,可以让他不断试错,直接在观众的臧否中完成自己的技艺校准。应该说,《影》是近年来张艺谋将电影技艺打磨得最为圆润的一部。编流流畅成熟,分寸拿捏到位,细节经得起推敲,整部电影稳扎稳打,少有昏招。西方的戏剧张力,东方的美学符号,黑泽明电影的余

韵,以及自我的艺术个性,被张艺谋糅合在一起,在传统与现代,经典与市场,坚持与妥协之间寻找平衡,《影》堪称张艺谋近年来的一部力作。

与人性的黑化这一主题相对应,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苦心经营,将画面处理成黑白水墨风。电影摄影采取消色处理,几近黑白,恰如一滴墨汁滴入水中,渲染开来。黑山黑水,黑风黑雨,黑压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,营造出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意境,与故事压抑的主题形成统一。

推向极致是张艺谋的艺术策略,当年《红高粱》以喷薄欲燃的红色撞开了观众的感官,振聋发聩。在此之后,张艺谋常常祭出他的“色彩暴力”,从《英雄》用红绿蓝黑白几个色块分割叙事,到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满屏的金黄色,再到现在的黑白水墨,张艺谋任性挥洒色彩。然而,这样的美学设计是否成立却值得商榷,满坑满谷的色彩压迫,到底不够高级,有美术修养的人都知道,有对比的色彩才高级,满屏黄色,那黄便不美,成了“色彩噪音”。东方艺术讲究含蓄蕴藉,讲究计白当黑,讲究留白,张艺谋在今后的电影形式上或可尝试做减法。

张艺谋以匠人自居,苦心磨炼电影技术,这种谦逊和踏实当然可取,但是以完成作品而言,却不可有匠气。以我不多的看片量,电影后面的几处反转都猜到了,机巧有余,大气不足,还是难脱匠气。匠人和大师之间的区别在于,前者是套路,后者是真情。

我看张艺谋的《影》



满眼的 人性之恶

◎ 刘巽达

演的价值观倾向。再幽暗的阴谋故事,也要展现人性之美,让人看到绝望中的希望。可是本片中的角色,个个心机深重,个个老奸巨猾,把好端端“收复失地”这件爱国大事,弄成惨绝人寰的悲剧,观众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地被唤起“爱国情结”——这边厢,为王为臣的两个主角,灵魂如此丑陋,他们虽然都有“收复失地”的心病,可是那块失地一旦被他们“解放”,除了加剧彼此的阴谋之斗,人民有何益处?那边厢,胡军扮演的守城大将领是一身武艺加光明磊落,你要让观众把他当敌人恨起来,还真恨不起来。于是就很想请教老谋子:你除了要讲故事讲得“精彩”之外,对这些人



《无双》： 用羊狼狼贪包裹玻璃心

◎ 杨晓林

作为多重人格悬疑片,《无双》被舆论一致认为是今年国庆档最佳,是媲美《无间道》的港片涅槃重生和复兴之作。影片讲述犯人李问向警察何蔚蓝交代,因为女友阮文的画作大受欢迎,而他的时乖命蹇,无人问津,失意中沦为了伪钞制作者,被老大吴复生挟裹制造了多起抢劫和火拼案件。尔后女友“阮文”保释了李问,原来“阮文”是李问剿灭泰国将军时,所救的毁容女子秀清,她被李问整容成了阮文。而吴复生是李问虚构的另一个自己,杀警抢油墨,屠村,处决鑫叔,妒杀阮文未婚夫,内部火拼,都是李问自己主导。不能容忍李问把自己当阮文替身的秀清,选择了用炸弹和李问同归于尽。最终何蔚蓝调查发现,女画家阮文只是李问暗恋的邻居,和李问并不熟识。

多重人格悬疑片以“烧脑”著称,以山重水复的设疑-解疑-逆转-出人意料的结局结构故事,成为近年来的“票房收割机”和好口碑的保证。它有清晰的历史流变过程,至少可以追溯到阿加莎小说改编的话剧和电影,如《捕鼠器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《阳光下的罪恶》《无人永生》等,在高智商犯罪布局中,终极凶手是、那些最不可能有动机、有能力或者有作案机会和时间的人,如病弱者、查案警察集体谋杀等,始料不及的结局给观众一种智力冲浪快感。

多重人格悬疑片在希区柯克的《爱德华大夫》《精神病患者》中已有经典的故事模式,好莱坞的名作有《禁闭岛》《搏击俱乐部》《致命ID》等,国产片也出了《催眠大师》《记忆大师》这类烧脑佳作。多重人格悬疑片在叙事上呈现为“阿加莎式悬疑”的变奏,多重人格的相互搏杀,隐藏人格是终极凶手,常以弱者和无辜者的假面目示人。甚至衍生出了平行空间中多重人格谋杀,如《彗星来的那一夜》《恐怖游轮》等,既有命运悲剧如《俄狄浦斯王》《雷雨》的元素,就是你越想逃避不幸的命运,命运的绳索越勒紧你的咽喉,也有弗洛伊德的“三重人格理论”和“人格面具理论”的支撑。

多重人格源于创伤记忆导致的人格裂变,如幼年不幸,战争后遗症,或社会不公的伤害等。《无双》中李问的绘画天赋、身份地位和女画家阮文落差太大,爱而不得导致自卑压抑和心理扭曲,变得怯懦又残暴。李问的双重人格中,拥有“胆汁质”领袖气质的是暴戾大佬“吴复生”,混合“多血质”和“粘液质”气质的是内敛的画家“李问”,他精神分裂的一体两面始终进行着生死博弈。《无双》以悬疑片罗生门式的叙事逆转,犯罪片毁容易容的故技套套,黑帮片帅而不衰的双雄龙骧虎峙,警匪片的兵贼游戏和内讧火拼,爱情片的三角错位和爱而不得,科普片揭秘假钞制造工艺与核心技术等,显示出港片怀旧皮相下内核的尝新。

《无双》虽然是类型杂糅的商业片面孔,裹挟的是轻车熟路的叙事套路,显摆的是炉火纯青的编剧技术,但是籍着虚构的双雄奇事蕴藏的现实主义精神,戳痛了当下众多痴情男子的隐伤与春梦:得不到的是最好的,恰如《诗经·蒹葭》所云: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……”李问暗恋“伊人”阮文而不得,退而求次,找了替身秀清易容为“伊人”阮文,深爱李问的秀清只能神伤和缢乱。